

目 录

总序.....	vii
前言.....	x
第一章 巴西国家语言能力历史回顾.....	1
1.1 巴西社会语言的四个发展阶段.....	5
1.1.1 第一阶段：原住民语言期.....	6
1.1.2 第二阶段：葡萄牙语等多语言共存期.....	8
1.1.3 第三阶段：葡萄牙语主导期.....	10
1.1.4 第四阶段：现代葡萄牙语发展期.....	18
1.2 近现代巴西国家语言能力的发展.....	22
1.2.1 新共和国时期葡萄牙语的规范与教育政策.....	22
1.2.2 新共和国时期原住民语言政策.....	25
1.2.3 新共和国时期移民语言政策与外语教育政策.....	29
1.2.4 新共和国时期葡萄牙语的海外推广.....	31
1.3 小结.....	34
第二章 巴西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建设.....	35
2.1 巴西国家语言治理机构体系建设.....	36
2.1.1 语言治理官方机构.....	36
2.1.2 语言治理学术机构.....	40
2.2 巴西国家语言规划的制定与实施.....	43
2.2.1 地位规划主要法律.....	44

2.2.2	本体规划主要法律.....	46
2.2.3	习得规划主要法律.....	49
2.2.4	葡萄牙语官方语言地位在法律中的隐性体现.....	52
2.3	巴西国家语言生活研究与交流	57
2.3.1	语言生活研究.....	58
2.3.2	科研成果交流.....	58
2.4	小结	59
 第三章 巴西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建设		60
3.1	巴西国家通用语普及	61
3.1.1	以教育体系为依托的国家通用语普及.....	61
3.1.2	大众媒体与葡萄牙语普及.....	71
3.2	巴西国家通用语规范使用	74
3.2.1	巴西葡萄牙语语法规范的发展.....	74
3.2.2	巴西葡萄牙语规范词典的发展.....	77
3.3	巴西国家语言智能化	78
3.3.1	巴西国家自然语言处理.....	78
3.3.2	巴西国家机器翻译能力.....	82
3.3.3	巴西葡萄牙语学习资源与语料库建设.....	82
3.4	巴西国家语言和谐生活建设	88
3.4.1	面向原住民群体的语言政策.....	89
3.4.2	面向外国移民的语言政策.....	90
3.4.3	巴西手语.....	91
3.5	小结	93
 第四章 巴西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建设		96
4.1	巴西国家外语教育政策	96
4.1.1	外语教育的历史.....	96
4.1.2	现行法律文件.....	99

4.1.3	政策实施情况.....	102
4.1.4	高等教育中的外语教育.....	103
4.1.5	巴西汉语教育.....	104
4.2	巴西国家通用语国际拓展.....	111
4.2.1	葡萄牙语国际拓展机构.....	111
4.2.2	巴西葡萄牙语水平测试.....	114
4.2.3	对外葡萄牙语师资培养.....	116
4.3	巴西国家语言人才资源掌控.....	119
4.4	巴西国家对外话语表述.....	121
4.4.1	话语战略事务管理能力.....	121
4.4.2	国家领导人话语能力.....	123
4.4.3	国家机构话语能力.....	124
4.4.4	国家媒体话语能力.....	126
4.4.5	国家话语外译能力.....	128
4.5	小结.....	131
	第五章 总结与启示.....	133
	参考文献.....	138

前言

“国家语言能力”（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 R. D. Brecht 和 A. R. Walton 于 1993 年提出，2011 年经文秋芳教授引进后在国内学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在学界不断深入的研究与推动下，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作为国家语委重大科研项目“‘国家语言能力’内涵及提升方略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本书以文秋芳教授提出的国家语言能力新理论框架为理论基础，针对巴西国家语言能力展开论述与分析，以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国家语言能力”这一概念，并对巴西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情况有更深入的认识。

就研究对象的重要性而言，巴西作为南美洲第一大经济体和南半球最具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其国土面积约 851.58 万平方千米，占南美洲陆地总面积的 47.3%，¹ 人口数量 2.03 亿，居世界第七位，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九位，² 是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一股重要力量。一方面，巴西与我国分属西半球和东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相似的发展历程，巴西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政策措施及实施效果对我国而言具有借鉴意义；另一方面，巴西和我国互为全面战略伙伴，在两国合作交流日渐密切的背景下，围绕巴西开展国别研究、推动双方语言和教育文化交流互鉴具有必要性与现实性。

1 数据来源：<https://www.gov.br/mre/pt-br/embaixada-bogota/o-brasil/geografia>（2024 年 3 月 1 日读取）。

2 数据来源：<https://www.cnnbrasil.com.br/economia/macroeconomia/fmi-lista-as-20-maiores-economias-do-mundo-em-2023-veja-posicao-do-brasil/>（2024 年 3 月 1 日读取）。



就相关研究现状而言，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巴西国别研究的关注度虽有所提升，但以该国语言政策或语言规划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数量相对较少，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多聚焦于巴西原住民语言政策、外语教育政策、语言推广政策等特定议题的演变与发展，较少以系统的视角来整体分析巴西的语言生态、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也鲜少将其与国家发展联系在一起，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维度来探讨这一主题。相较而言，国外学界从历史发展、政策分析、国际传播、殖民话语批判等多元视角来审视巴西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成果更为丰富，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文献基础。然而，上述成果在内容上虽已涉及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但大多只是围绕特定的议题展开论述，未从整体视角探讨巴西的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这一空白也为本书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本书共分为五章，对巴西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历史发展与现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与分析：第一章对巴西社会语言发展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历程进行了简单回顾；第二至四章参照文秋芳教授在 2019 年提出的国家语言能力新理论框架，分别对巴西的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和国家语言战略能力的建设情况进行探讨；第五章以前四章为基础，归纳并提炼出巴西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特点和启示意义，以期为我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提供参考。

感谢文秋芳教授对本书的写作给予大力指导和支持，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葡语学院 2021 级研究生陈莹和 2020 级本科生谭佳琳提供部分文字资料。受时间和精力所限，书中难免存在不妥之处，还请学界各位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张方方 庞若洋

2024 年 1 月 1 日



第一章

巴西国家语言能力历史回顾

巴西联邦共和国 (República Federativa do Brasil), 简称巴西 (Brasil), 国土面积约为 851.58 万平方千米, 居全球第五位; 位于南美洲东部, 北接法属圭亚那、苏里南、圭亚那、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 西部毗邻秘鲁、玻利维亚, 南部与巴拉圭、阿根廷和乌拉圭接壤, 东部濒临大西洋。巴西全国共分 26 个州和 1 个联邦区, 州下设市, 全国共有 5,570 个市。根据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 (Instituto Brasileiro de Geografia e Estatística, 简称 IBGE) 发布的数据, 2022 年巴西总人口为 2.031 亿,¹ 是世界第七人口大国, 人口数量仅次于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历史上巴西多次成为大规模移民目的地, 其民族构成比较复杂。巴西人口中, 黑白混血种人占 45.35%, 白种人占 43.46%, 黑种人占 10.17%, 黄种人和印第安人等占 1.02%。巴西的宗教以天主教为主, 约 50% 的居民信奉天主教, 31% 的居民信奉基督教福音教派。² 葡萄牙语是巴西宪法规定的官方语言, 英语、西班牙语为巴西的主要外语。巴西是南美洲唯一以葡

1 数据来源: <https://agenciadenoticias.ibge.gov.br/agencia-noticias/2012-agencia-de-noticias/noticias/37237-de-2010-a-2022-populacao-brasileira-cresce-6-5-e- chega-a-203-1-milhoes> (2023 年 7 月 5 日读取)。

2 参见“巴西国家概况”,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nmz_680924/1206_680974/1206x0_680976/ (2024 年 4 月 15 日读取)。

葡萄牙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周围几乎全是西班牙语国家。

除手语外，巴西的语言可分为五类：一是官方语言葡萄牙语，是葡萄牙殖民者的文化遗产，受到巴西其他语言的影响，巴西葡萄牙语已经和欧洲葡萄牙语（即葡萄牙本土的葡萄牙语）产生了一些差异；二是原住民语言，起源于南美大陆的原住民，例如瓜拉尼语（Guarani）、卡因岗语（Kaingáng）、巴尼瓦语（Baniwa）、图卡诺语（Tukáno）等；三是移民语言，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将欧洲、亚洲和中东的语言带到了巴西，在几个世纪的变迁中形成了独有的语言特点，成为移民后裔群体的身份象征，例如塔利亚语（Talian）、洪斯吕克语（Hunsrückisch）、波美拉尼亚语（Pomerano）等；四是非裔巴西语言，指的是在巴西使用的源于非洲的语言，被贩卖至巴西的黑人奴隶带来的非洲语言与葡萄牙语接触后产生了各种简化与变体，形成了独特的非裔巴西语言；五是混合语，例如生活在巴西阿马帕州的加利比-马尔沃诺人（Galibi-Marwóno）、卡里普纳人（Karipuna）和帕利库尔人（Palikur）说的是一种由法语和来自法属圭亚那与苏里南的非洲语言及原住民语言融合形成的混合语。

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 2010 年人口普查的调查数据显示，从个人申报的标准来看，巴西共有 305 个不同的原住民族群，共使用 274 种原住民语言（IBGE 2012:90）。¹ 巴西的原住民语言可分为图皮语系和马克鲁杰语系，涉及 40 个语族，另外有 13 种孤立语言无法归类（Rodrigues 1986: 134）。2010 年人口普查并没有将巴西的移民语言、非裔巴西语言和混合语囊括在内。如上文所述，巴西阿马帕州北部有三个原住民群体使用以法语为基础的混合语（Moore 2011: 228）。这种混合语最初是在巴西境外发展起来的，但如今约有 7,000 名巴西人使用该语言。

所谓移民语言，即由移民带来的约 56 种语言，这些语言在历史上曾

1 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收集语言数据时，采用的调查方法是向原住民提问：“你在家讲什么语言？”而原住民的回答包含了许多语言学家认为已经灭绝的语言。由于一种语言是否已经灭绝是很难确定的，且这一调查方法无法衡量被统计者的知识水平，因此统计结果远远超过目前有证据表明尚在原住民使用的语言数量。



遭受严重的压制。移民语言常被视为外国语言，但实际上，它们是上百万巴西人的母语。移民语言主要存在于巴西的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其中，日语、塔利亚语、波美拉尼亚语、洪斯吕克语、德语和韩语等是当今巴西使用人数较多的移民语言。

非裔巴西语言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在巴西持续了三个多世纪的黑奴贸易，当时约有 400 万非洲人被贩卖至巴西，带来了大约 200 种语言 (Lucchesi *et al.* 2009: 59)。这些语言主要属于非洲语言中的亚非语系和尼日尔-刚果语系，后者占比更多，因此，大量黑人及其后裔在巴西使用班图语系和夸语系的语言。

除了上述巴西存在的多种语言外，巴西葡萄牙语内部也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既有地区差异，也有社会差异。因此，毋庸置疑的是，巴西是一个多语言的国家。根据巴西境内使用的语言数量估计，巴西是世界上语言多样性最丰富的八个国家之一。¹ 然而，由于大多数巴西人只讲一种语言，即葡萄牙语，法律和媒体忽视了其他语言的使用者，因此很多人仍然认为巴西是一个单一语言的国家。

如今，巴西的语言多样性正受到威胁。16 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到来时，巴西境内至少有 1,078 种原住民语言，其中只有不到 30% 留存至今 (Rodrigues 1993)。根据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 2010 年人口普查对 5 岁以上原住民的统计数据，其中 37.4% 的人会讲原住民语言，76.9% 的人掌握葡萄牙语；在原住民居留地，22.9% 的原住民语言使用人数不超过 10 人，51.9% 的原住民语言使用人数不超过 100 人，具体见表 1.1。使用人数在 500 人以上的语言仅占原住民语言总数的三分之一，在这些语言中，只有不到 10% 的语言使用人数超过 2,000 人 (IPHAN 2016: 23)。使用人数较多的原住民语言是蒂库纳语 (Tikúna)、瓜拉尼凯奥瓦语 (Guarani Kaiowá)、卡因岗语和夏文特语 (Xavánte) 等，具体见表 1.2。

1 详情参见：<http://e-ipol.org/educacao-linguistica/politicas-linguisticas-no-brasil-o-reconhecimento-das-linguas-brasileiras-e-as-demandas-por-aco-es-articuladas-e-inovadoras> (2023 年 8 月 25 日读取)。

表 1.1 不同使用人数的原住民语言占比

5 岁以上原住民使用原住民语言人数 (人)	原住民语言数量占比 (%)	
	在原住民居留地	在非原住民居留地
≤10	22.9	47.4
11—30	10.3	19.7
31—50	6.1	6.0
51—100	12.6	8.0
>100	48.1	18.9

表 1.2 5 岁以上原住民使用最多的 15 种原住民语言

原住民语言	5 岁以上原住民使用原住民语言人数 (人)
蒂库纳语	34,069
瓜拉尼凯奥瓦语	26,528
卡因岗语	22,027
夏文特语	13,290
亚诺玛米语 (Yanomámi)	12,706
瓜加加拉语 (Guajajara)	9,502
马维语 (Mawé)	8,934
特雷纳语 (Terena)	8,204
亚马孙通用语 (Lingua Geral Amazônica)	7,237
图卡诺语	7,082
卡亚波语 (Kayapó)	6,204
马库锡语 (Makuxí)	5,774
瓜拉尼涅安德瓦语 (Guarani Nhandeva)	5,394
瓜拉尼姆比亚语 (Guarani Mbya)	5,354
蒙杜鲁库语 (Mundurukú)	4,701



根据文秋芳（2019：60）的定义，国家语言能力是“政府运用语言处理一切与国家利益相关事务的能力”。本书是对巴西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研 究，即研究巴西政府如何运用语言处理与国家利益相关的事务。借助文秋芳提出的国家语言能力新理论框架，本书从不同维度对巴西国家语言能力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葡萄牙语属于印欧语系的罗曼语族，葡萄牙在殖民巴西时将该语言引入巴西境内。殖民统治结束之后，葡萄牙语依然是巴西境内各种族和原住民的通用语，99.5%的巴西人将其作为母语。独立后的巴西政府奉行将葡萄牙语作为巴西唯一官方语言的政策，通过葡萄牙语这一语言纽带来团结国内的各个族群，维护社会稳定。葡萄牙殖民政府及独立后的巴西政府曾忽视葡萄牙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甚至实行压制原住民语言及移民语言的政策，导致很多巴西人对本国的语言多样性缺乏了解。根据对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40—65 岁之间会说原住民语言的人口比例明显较小，这表明巴西在 20 世纪 50—80 年代（军事独裁统治期间）推行的语言政策对原住民语言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近年来，巴西政府逐渐意识到保护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保护原住民语言和移民语言，推动外语教育发展。本章围绕巴西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历史，将其分为两个小节进行回顾和分析：第一节从原住民语言期、葡萄牙语等多语言共存期、葡萄牙语主导期和现代葡萄牙语发展期四个阶段入手，梳理每个阶段巴西社会语言能力的发展特点；第二节论述近现代巴西国家语言能力的发展，为后文深入探讨巴西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巴西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和巴西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做好铺垫。

1.1 巴西社会语言的四个发展阶段

相较于西方国家而言，巴西社会语言的发展更加复杂，巴西葡萄牙语是葡萄牙在巴西长期殖民统治的结果。由于海外移民和原住民语言的影响，巴西葡萄牙语与欧洲葡萄牙语产生了一些差异。受殖民政策的影响，巴西在殖民地时期的民众识字率非常低，甚至在 1808 年之前没有任何印刷厂，

因此语言史文献记载相对不足。直到 19 世纪中叶，葡萄牙语母语人群仅占巴西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的人口由印第安原住民和非洲劳工组成，他们被迫学习葡萄牙语并将其作为交流语言（Lucchesi 2017）。

在讨论巴西社会语言发展时，不仅要关注葡萄牙语自身的演变，还要考虑印第安原住民语言、非洲语言与葡萄牙语的不断融合与变迁。巴西语言学家卢凯西（Lucchesi 2017）指出，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巴西社会语言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原住民语言期（1000—1532 年）、葡萄牙语等多语言共存期（1532—1695 年）、葡萄牙语主导期（1695—1930 年）、现代葡萄牙语发展期（1930 年至今）。¹ 本节将按此顺序，对巴西社会语言的四个发展阶段进行简要梳理和分析。

1.1.1 第一阶段：原住民语言期

1500 年，一支葡萄牙船队抵达巴西东北部巴伊亚海岸的塞古罗港，从此，巴西为世界所知。然而，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在巴西这片土地上已经生活着 100 万至 500 万印第安人，印第安人部落语言多达 1,078 种（Rodrigues 1993；富斯特 1956：21）。当时，在大西洋沿岸使用较广泛的语言是图皮语（Tupi）和图皮纳巴语（Tupinambá），前者见于圣保罗地区，后者见于从里约热内卢到亚马孙河口的区域，这两种语言均属图皮语系。图皮人起源于亚马孙河南岸支流马德拉河和欣古河之间的地区，约于 1,000 年后沿着巴西海岸线（从圣保罗到亚马孙河口）进行扩张（Urban 1992）。

图皮人的语言对巴西的社会语言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葡萄牙人到达巴西后，为了与当地沟通交流，便学起了图皮纳巴语。耶稣会（Companhia de Jesus）² 传教士使用该语言作为传教的工具，将《圣经》

1 巴西学界对于巴西语言发展阶段的划分还未达成一致，如塞拉菲姆·达席尔瓦·内图（Serafim da Silva Neto）等学者认为应当以葡萄牙语的发展为主，以葡萄牙开始殖民统治时为第一阶段的起点。

2 天主教主要修会之一，1534 年由西班牙神父圣伊格纳修·罗耀拉（Saint Ignatius of Loyola）创立于巴黎，旨在反对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于 1549 年抵达巴西。



翻译成图皮纳巴语，并称这种语言为“巴西语”（*língua brasílica*）。传教士用巴西语编写语法书和词典。例如，若泽·德安奇埃塔（José de Anchieta）神父于 1595 年出版了一本语法书，即《巴西沿海地区最常用语言语法》（*Arte de Gramática da Língua mais usada na Costa do Brasil*）；1618 年，安东尼奥·德阿劳若（Antônio de Araújo）神父出版了《巴西语教义》（*Catecismo na Língua Brasílica*），这是第一本巴西语版的基督教教义，辅助传教士在巴西进行了近两个世纪的传教工作；1621 年的一份匿名手稿收录了耶稣会传教士的词典——《巴西语词汇》（*Vocabulário na Língua Brasílica*），该词典于 1938 年出版。在殖民活动的边缘地区，例如圣保罗地区和亚马孙地区，图皮语和图皮纳巴语分别是这两个地区的交流语言。在这些地区，葡萄牙殖民者的身影并不常见，但葡萄牙人与原住民妇女结合生育的情况很普遍，他们的孩子被称为马穆鲁克人（Mameluco）。在马穆鲁克社会中，图皮语和图皮纳巴语的简化变体占据主导地位，从 17 世纪下半叶起，这些语言被称为“通用语”（*língua geral*）。

圣保罗地区的通用语以图皮语为基础，于 17 世纪被探险者带到了该语族的印第安人从未去过的地区，影响了巴西人的常用语言，在 18 世纪逐渐衰落，最终于 19 世纪消失。亚马孙地区的通用语以图皮纳巴语为基础，在 19 世纪被称为涅恩加图语（Nheengatu，意为“好语言”），随后逐渐衰落。但是亚马孙通用语至今仍在使用，尤其是在内格罗河流域，它是位于亚马孙州的圣加布里埃尔-达卡舒埃拉市的官方语言之一，也是印第安人与非印第安人之间或不同语言的印第安人之间的交流语言。¹

现当代巴西很多人名、地名、动植物名称和常用词汇，例如 guri（男童）和 mingau（面糊），都来自图皮语和图皮纳巴语。在巴西葡萄牙语中，约 10,000 个单词来源于图皮人的语言，可以说，图皮人对巴西葡萄牙语的贡献是巨大的（Chaves de Melo 1981：41）。

1 详情参见：<https://pib.socioambiental.org/pt/L%C3%ADnguas>（2023 年 7 月 15 日读取）。